

往事如昨

推迟上学为养鸡

陈文念

每当听到“大红冠子花外衣”的儿歌，抑或看到各类品种的鸡，总会勾起我对小时候一手养大的10只鸡的怀念。

这10只鸡是1968年我8岁的时候喂养的。

因为这10只鸡，我上小学晚了1年，比同学大了1岁。上学那年我9岁了。

有人问，你怎么9岁才上学呀。为什么呢？既不是我身体不好，也不是智商不过关，我在记忆里一遍又一遍地求证过，现在渐渐明白了：可能是因为家里穷的缘故，母亲需要我在家养鸡，好用鸡蛋换点零用钱。

我是恢复高考后1979年考出来的农民孩子，家是蓬莱市大季家镇山后陈家村，2014年5月，村子整体搬迁，如今村庄消失了。

我村曾是1300多户的大村，在大季家镇属于一个比较大的村。位于大季家镇北面，连绵大山后面，因而得名——山后陈家村。恢复高考那几年，村里学校一个级部两个班100多名学生，每年能考出来的也就一两个学生。

我村是一个靠海边的山村，北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村的东西两面各是两座大山，山洼下住着1000多户人家。推车往山上庄稼地里运粪土，一溜上坡，腿蹬身拱累筋筋。我懂事上学后，就心想，村子怎么建在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？

外村的人到了我村，都说这简直是个石头垒成的山村，迈开步，脚底下就是石头，一脚下去，准能踩上10块石头，俗称“兔子窝”，太形象了。

记得那年头，父母整天上山干活，可每年粮食吃不到头，总是青黄不接。居家过日子，手里根本没有零花钱，连日常生活买个蔬菜、油盐酱醋钱都困难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家里养几只鸡下蛋，到集市卖了鸡蛋换个零花钱。

我曾多次步行去赶集卖过鸡蛋，那时才十几岁。有一次，家里攒了10个鸡蛋，全家不舍得吃，我妈让我赶集去卖。我那时十二三岁，步行10多里到芦洋村赶集，10个鸡蛋卖了一元二角钱，放在布兜里，走一会儿就用手摸摸，生怕丢了，一路摸了好多遍。到中午才饿着肚子赶回家。

家里养的几只鸡，成了我家的摇钱树。

正是用鸡蛋换来的钱，才让我家挺过了困难的岁月，现在我理解母亲让我宁肯晚上1年学也要在家里养鸡的原因了。

我8岁的时候，母亲说：家里这些鸡老了，不愿下蛋了，明年开春要抓小鸡了。可养小鸡需要人照料啊，当时父母整天要到生产队劳动，哥哥已经上学了，弟弟还小，母亲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。

第二年一开春，母亲从走街串巷卖鸡的那儿抓回了10只小鸡。

鸡抓回家，母亲便把它们装在一个大纸盒子里，放在炕上，叽叽喳喳的。

那一只只小鸡，全身黄黄的，毛绒绒的羽毛，水灵灵的小眼睛睁得圆圆的，叽叽喳喳的叫声是那样清脆。别看它们走路还有摔跤，小嘴却能敏捷地啄住食物。

从此我每天的任务是喂鸡，太阳出来我就把纸盒搬到院子给鸡晒太阳。在农村，一天三顿饭基本是饼子，小鸡吃的饲料也是饼子，只是需要经过我的嘴嚼碎后才能喂，我每天按时喂三次，喂完后还要用小碗盛上水，放到纸盒里给小鸡顺食。

**方言趣谈**

有点二

蔡华先

那天，听到有人在议论另一个人：“这个人啊，有点二。”

平时人们在评论、褒贬一个人的时候，常常会用到一些数字或者含有数字的词语。这些简单的数字，听者总是心领神会，不需要再多加一个字。数字褒贬可谓又简单，又很传神。

用“二”来形容一个人，很多情况下会带有贬意。当我们说一个人“很二”的时候，多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行为动作、言谈举止等显得头脑简单、说话办事分不清场合、掂不来轻重、做事不想后果。

“二”，如果表示褒义的时候，前面常会加上一个“不”字，如忠贞不二。

在胶东，还有两个与“二”有关的词语，二虎与二乎，在用来评价一个人的时候，也带有比较强的贬意。这两个词的读音差不多，但稍微有点差别。

二虎，读音分别是去声、上声，就是四声和三声。胶东人说起这个词，语气有点重。

二乎，读起来稍微有点儿短促，声调有点儿轻，读音分别是阳平和轻声。

如果说一个人二虎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人办事莽撞，有点霸道，总爱咋呼呼的。类似的词还有一个叫二虎霸道的。

如果说一个人二乎的时候，则一般有两个含义。一个是，说遇到什么事拿不定主意。比如说：这件事我以前从来没遇到，有点二乎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你帮我参谋参谋，拿个主意吧。另一个是，说某人办事不靠谱、不认真、不专心，马马虎虎。比如说：这件事你不能交给他办，他办什么事都是二二乎乎的，让人不放心。

在福山的民间方言中，也有这样一个词语：二马天堂，形容一个人办事糊涂、头脑不清。

二和两有较大的区别，但在一些情况下两也可以表示数量二，如两个五。所以与“两”有关的词语也常常用来表示贬义。如，两五不知一十，是说一个人非常笨，智力有问题。比如，这个人五个手指头不分漏，两五不知一十。道三不着两，则是形容说话不着边际。《红楼梦》第48回，薛姨妈打算给薛宝钗再买一个丫头的时候，就有这样一句：文杏又小，道三不着两的。莺儿一个人，不够服侍的，还要买一个丫头来使你。

如果说和“二”有关的俗语多带贬义少有褒义的话，那么与“一”有关的词语，则基本是褒义的多，如始终如一、表里如一，贬义的少，有时甚至是褒贬互现。如，这个人办事一根筋。一根筋是人们对于某些人的性格偏执或固执、死板不开窍、认死理不知变通、做事“一条道跑到黑”的一种形容，而这个词是褒还是贬，就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看了。一根筋、一条道跑到黑，既可以形容一个人的坚韧不拔，也可以形容一个人的执迷不悟。

与一有关的带贬义的词语还有一知半解、一窍不通。

而与三四有关的带贬义的词语就比较多，如丢三落四、推三阻四、不三不四、颠三倒四、朝三暮四、说三道四、低三下四等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我们能恰当地运用这些词语，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。

**乡村记忆**

豆饽饽

冷大川

豆饽饽是我们本地常吃的一种面食。记得小时候在农村，每逢年节，几乎家家除了做枣饽饽外，还要包包子、菜角，地瓜面的、胡秫面的全有，还要包豆饽饽、蒸汽馏（方言音，一种玉米面食）。一是为了增加花样，改善生活；二是包上馅料，省下白面。

做豆饽饽，首先将面引子（也叫老面）在水中泡开，加入适量面粉，调成糊状的面酵子。等面酵子开后，适当放点碱水，用筷子搅拌，待面酵子出现绿豆粒大小的气泡后，将其倒入要和面的盆里，加入适量的水，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，放在温度适宜的地方饧着，待面开。

馅料多用豇豆或红小豆。将豇豆等放在水里浸泡一段时间后，放在锅里煮或蒸。煮熟的豇豆沥去多余的水分，用手碾细，放上适量的红糖或白糖，调匀，然后团成一个个团子备用，或者直接用勺子挖着用。过去买不起糖，人们习惯用糖精代替，尽管甜度不少，但远不及糖的醇美。在那些特殊的年代，馅料也不是豇豆一类，而是将地瓜干烀熟，剁碎，或干脆就将上碾压过的地瓜干，经过罗后的小颗粒状剩料蒸熟，加上糖精。地瓜干馅料包起来费事，做不成料团；吃起来掉渣、噎人，难以下咽，于是有的人家掺上点熟地瓜作为调节。面皮也不是白面，是用地瓜面或掺上点黑面作皮。这种面皮也是需要发面和开面几个步骤，吃起来口感远没有白面香。

豆饽饽跟包子一样，将馅料包到面皮里。先将面反复揉搓几遍，这样做出的面食筋道，有嚼头。将揉好的面团搓成长条，揪或切成面剂子，再擀成面皮包入馅料。

至今，当年吃豆饽饽的情景还时常浮现，只是那味道却并不令人神往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在我的精心饲养下，小鸡一只也没有夭折，全健健康康地活了下来，为此我还受到母亲的夸奖。

3个月后，小鸡的羽毛更加显露了，有黄色的、灰色的、黑色的……我分别给它们起了大黄鸡、大黑鸡、煞白鸡等名字。它们还慢慢地长出了翅膀，从大纸盒里一不注意就争先恐后地飞了出来。我一时也想不出来好办法，把大黄鸡抓进去，煞白鸡又飞出来了，甚至好几只鸡故意起哄，累得我满头大汗。天晌午了，母亲干活回来，我把这一情景跟母亲说了，母亲便把它们抓进一个用竹条编织的鸡笼子里。

过了些日子，小鸡又长大了些，我就把它们放在院子里。小鸡用不太灵活的爪子在土壤里刨起来，它在干什么呢？我仔细一看，墙缝里有一条小蚯蚓。你看那小鸡，先是用爪子将蚯蚓按住，又立刻伸嘴啄住，然后蹲在那“细嚼慢咽”。小鸡东扒扒，西扒扒，每到一地，都会使劲地“划拉”起来，当发现喜欢的食物时，就算是一个极小的食物，也一定要“手”到擒来。如果遇到不喜欢的东西，它会啄起来又放下，放下去又啄起来，反复好几次才扔掉。若有食物粘住它的嘴巴，小嘴巴就会在地上左撞右撞。

自从鸡放到院子里，看管的难度大了，鸡跑得到处都是。除了按时按点往院子里撒些粮食，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每次喂鸡的时候必须要把邻居家的鸡赶走。

有一天，我向母亲报告一件很恼火的事，不知道谁家的一群小鸡总是赶不走，好几天了，每次赶走后，带头母鸡第二天就又带着它们回来了。这件事引起了母亲的注意。

第二天我去赶那些“组团”来的母鸡和小鸡时，母亲看了笑着说：不要再赶了，那是咱们家的母鸡！原来那是以前丢失的一只老母鸡，可是为什么有一群小鸡呢？母亲说让我到处找找，也许那些小鸡是母鸡的孩子。果然没出母亲所料，我在后院的一个墙角处发现了一个窝，用一些软草搭建成的，里面还有一些破碎的鸡蛋壳，显然是小鸡破壳而出剩下的。我觉得这只母鸡真是太伟大了。后来母亲把这只老母鸡和它的小鸡送给亲戚了。

到了秋季，我家的10只鸡都长大了，长出了8只母鸡、2只公鸡。全家人都很高兴，因为这些鸡可以下很多的鸡蛋，可换来一些零花钱，接济一下穷日子。

初冬的一个傍晚，我清点鸡的时候，发现大黄鸡找不到了，门前屋后不见踪影。寻寻觅觅，我在麦地里发现了它，它已经僵硬地倒在地里，被人下药药死了。我又惊又怒，说：“这是谁家下药了也不告诉一声？”

我一时受不住这样沉痛的打击，忍不住大哭起来。母亲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，安慰我说：“别人不仁，咱不能不义。不要哭了，没有什么。”我咬紧了嘴唇，把委屈和愤怒咽到了肚子里。

因我的精心饲养，快到年底时，鸡下蛋了，而且还是大家喜欢的红皮鸡蛋。

雪花飘飘，快过年了，母亲赶集把积攒的鸡蛋卖了，换来的钱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，又割了几斤猪肉过年。转过年来，母亲又用鸡蛋换来的钱，给我买了一个上学的书包。

童年的10只鸡，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。